

我电子工业深化改革发展迅速

今年总产值可逾四百亿元为1978年的五倍半

本报讯 记者赵志文报道：12月15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电子工业厅局长会议传来令人兴奋的喜讯：1987年，预计该系统工程总产值可超过400亿元，为1978年的5.5倍，9年平均年递增速度为20.3%，比全国工业平均发展速度高1倍以上，预计实现利税38亿元左右，为1978年的2.4倍，预计全员劳动生产率人均达到27000元，为1978年的2.6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改革开放总政策的推动下，电子工业解放思想，不断改革，指导方针、发展模式和管理模式都发生了重大转变，电子工业发展的环境和条件得到改善，形势一年比一年好，展现出蓬勃快速发展的新局面。

——主要产品产量大幅度增长。投资类产品产量，计算机和外部设备有较大增长，特别是微型机发展很快，1987年预计可达5.9万台；消费类产品方面，1987年，预计生产电视机1680万部（其中彩电600万部），录音机1500万部，收音机1525万部，分别为1978年的32.5倍、317倍和1.33倍。

——电子产品质量稳定提高。近几年来，重新制订了4100项标准，50%采用了国际标准。电视机、计算机、电子仪器等整机的优质名牌产品，已达到或接近国际同类产品水平。1978年以来，有240种产品荣获国家优质产品质量奖，还有不少产品在国际上获奖。

——科学技术有了新的进步，产品更新换代加快。1981年至1986年，电子工业系统获奖成果达2953项，国家发明奖18项，科技进步奖111项，一些项目填补了国内空白。

“运八”飞机首次出口

据新华社西安12月15日电（记者马学铸、苏民生）我国研制的两架翼运输八飞机于12月11日首次出口国外。

今年八月间，美国洛克希德飞机制造公司一批试飞专家来我国对“运八”飞机进行技术考察后认为，“运八”飞机的各项性能符合美国联邦航空局的要求。它的操纵性能好，噪音小，座位舒适。“运八”飞机自1980年定型生产以来，已制造出数十架在国内航线投入使用，飞行情况一直良好。

神木北部矿区煤储量145亿吨

本报西京12月15日电 记者孟西安报道：日前，陕西煤田地质勘探公司185队提交的《陕北侏罗纪煤田神木北部矿区详查地质报告》，经全国煤炭地质专业委员会评审通过。这份报告表明，我国最大的煤矿之一——神木北部矿区地质储量达145亿吨，比普查时新增储量15.9亿吨，已具备建设大型煤炭基地条件。

1982年底，这个地质队在陕北被称作世界八大煤田之一的神府煤田勘探，探明地质储量达877亿吨，在国内引起轰动。从1983年起，这个队又遵照中央的指示，在神府煤田中划出神木北部1200平方公里的范围进行普查和详查，探明该矿区煤炭埋藏浅，地层倾角平缓，煤质优良，为大型机械化采煤提供了优越条件，国家已将其列入“七五”重点建设项目。

克服党内错误思想的正确途径

赵紫阳同志在十三大报告中，对于排除僵化和自由化这两种错误思想的干扰和影响，作了极其深刻的科学的论述，对于澄清一个时期以来党内外及国内外的模糊认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其中以下几点，我们认为很值得党内外同志，特别是做领导工作的同志认真研究：

第一，报告几次分析“左”的和右的错误，但通篇没有采用“反‘左’”或“反右”的提法。这头不是偶然的错误不存在，今后也不会发生“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更不是说这些错误思想出现时不要去反对，而只是又一次表明了党中央不再搞政治运动的决心。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党，为了避免和克服各种偏离党的路线的倾向，有“左”反“左”，有右反右，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党在走过较长的时期内，曾经不适当地开展反倾向斗争，甚至使之发展到荒唐的程度。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致力于不靠搞政治运动而靠正面教育和正确批评来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积累了很多丰富的经验。九年的实践证明通过这条途径解决党内错误思想倾向问题，是可行而有效的，深得人心，有利于党的建设和党的事业。我们要沿着这个路子，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而决不能再搞政治运动那一套了。这是最重要的。

第二，报告提出排除僵化和自由化这两种错误思想的干扰和影响，将贯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全过程，指出：“在初级阶段，在我们尚未摆脱不发达状态之前，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主张资本主义制度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将长期存在。如果思想僵化，不改革开放，就不能更好地显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增强社会主义的吸引力，也就会在实际上助长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滋长和蔓延。”这不仅有助于我们正确理解排除僵化和自由化的关系，而且告诉了我们排除僵化和自由化错误思想的干扰和影响，不是写一两篇文章就能奏效的，而是要作为一个跨世纪的任务，坚持不懈地抓下去。

第三，报告紧接着又指出：“从总体上说，克服僵化思想是相当长期的主要任务”。既然僵化和自由化的错误思想都要排除，为什么又说“克服僵化思想是相当长期时的主要任务”呢？这并不是我们哪一种错误思想的偏爱或偏重，而是从建国以来的历史和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得出的结论。过去我们主要吃“左”的亏，有些僵化的观点已经存在二三十年，并被当作正确的东西向人们灌输，“左”的积习很深，改起来很不容易。这一点，人们都有切身的感受。我们不妨回顾一下，从农村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起，到扩大企业自主权，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实行对外开放，引进外资，开放劳务市场、技术市场、金融市场，一直到全民所有制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推行各种形式的承包责任制等等，有哪一项改革所遇到的阻力不是主要来自僵化的旧观念和旧习惯？过去是这样，今后改革中遇到旧习恐怕还是这样。所以，在指出要排除僵化和自由化这两种错误思想的干扰和影响的同时，又强调“从总体上说，克服僵化思想是相当长期时的主要任务”，是符合实际的。此外，长期以来流行着这么一种说法：“‘左’是认识问题，右是立场问题”，似乎“左”比右好。于是，“左”母右便成为一些人恪守的信条，因而，一旦被发现，只要采取措施坚决，就比较容易克服；而排除“左”的干扰，扫除“左”的阻力，比纠正右的问题，难度大得多。提出“克服僵化思想是相当长期时的主要任务”，有利于我们去排除这方面的旧习，而丝毫不意味着我们去放松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应该说明的是我们所说的“相当长期的主要任务”，并不意味着这是“整个初级阶段的主要任务”。“相当长期”，主要是指全面改革、深化改革、加快改革这个时期。至于今后，克服哪个是主要任务，现在说不准。也可能在某些情况下，自由化会抬头，成为主要的；也可能因为改革进行得有效，增加了社会主义的吸引力，自由化的市场反而缩小了。

第四，报告明确指出：“我们的绝大多数同志是拥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和赞成改革开放的；固守僵化观念和的人否定马克思主义的人，都是极少数”，并提出：“不要把思想一时跟不上改革步伐说成是僵化，也不要把思想解放中讲了点过头话就说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这是很重要的量和质的界限，是我们在认识和处理党内思想矛盾时一刻也不能舍弃的。

十三大开得很得人心，十三大报告中关于排除僵化和自由化思想的论断也是深得人心的。有了党的基本路线，有了正确开展反对党内错误思想的方针和做法，我们就一定能更好地做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大城市猪肉限量供应评析

本报记者 何加正

12月1日，北京市继一些大中城市之后宣布猪肉凭证供应，在国内外立即引起反响。

过去几十年里，我国人民曾和“票证”结下不解之缘。改革使人们和大多票证一一告别。今天，重新拿起猪肉票证的时候，人们心头不由得一阵紧张：是不是昔日的岁月又要重来了？但在阵阵不安之后，人们看到，今日的市场并没有出现开始想象的那样紧张气氛。

这一切为什么呢？

其实很简单，因为今天的猪肉凭证供应已不是历史的简单重复。

让我们作一点简要的回顾和对比吧。

有关部门向我们提供了如下一连串的数字：1 1978年之前几年，我国生猪收购量（一定程度体现了商品量）一直是在1亿头左右徘徊。

1979年改革的春雷惊动了农村大地，生猪生产出现了第一次跳跃：收购量达到1.35亿头。1980 年达到1.4亿多头。此后几年就在这个新水平上波动。

1985年，生猪产销放开，农村第二步改革开始，生猪收购量又出现了一次跳跃，上升到1.6亿多头的台阶，1986年达1.7亿多头。今年有可能出现下降的趋势，但这是在这个新台阶上产生的波动。

再从生猪出栏和人均猪肉占有量看：1980年全国出栏生猪1.98亿多头，1985年出栏2.38亿头，1986年已达2.59亿多头。1980年人均占有猪肉11.6公斤，1985年是15.9公斤，1986年已达17.1公斤。今年各项数字可能有所下降，但有关部门分析认为，下降不会太大。

可见，今天的生猪市场波动是在一个新的生产力水平上产生的，和过去相比，已属于完全不同的两个层次。这就是今日市场为什么没有出现紧张气氛的根本原因。

再让我们从数字回到现实，去市场看看。过去猪肉紧张的

时候，鸡、鱼、禽、蛋样样短缺。今天呢？自由市场、农贸市场上猪肉、牛羊肉、鸡、鱼、蛋随处可见。人们的生活急需，随时可以解决。

这同昔日市场不可同日而语。

事实上，今天的猪肉凭证供应和过去的凭证供应也有性质上的不同。过去是对有限物资进行最低限度的分配。今天，一些大中城市市民吃肉普遍由国家补贴，敞开吃也就意味着敞开补贴；吃得愈多，受益愈多。这样敞开吃，国家怎能负担得起呢？限量凭证，作为权宜之计，实际上一方面是稳定了市场；一方面也是为了更好地缓解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不同利益矛盾冲突，更好地协调有关方面的关系，实行在保证基本需要以后，谁多吃肉谁多掏钱的新办法。

以上说明，今天虽然猪肉重新凭证供应了，但却不是历史的重复。前后两种凭证具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性质。

当然，对于猪肉生产有所下降、供应不足等问题，还要作具体的分析，从中间暴露的生产、销售、消费各个环节的一系列问题，应当引起我们高度重视，需要在冷静分析的基础上，采取新的对策。但这毕竟是改革遇到了新问题，决不能搞不同性质的矛盾，归罪于改革，决不能认为是改革失败了的结果。

比如，农民不愿养猪，一个众所周知的原因是价格太低，养猪不合算。有关部门提供了这样一个数字：前一段我国猪肉价格是1：3.7，即一公斤猪肉的价格大约相当于4公斤粮食。国际上的比价是1：8。这种不合理的比价显然要制约农民的养猪热情。这就需要把生猪价格和价值调整到适当的程度，进一步激起生产者的热情。可是我国亿万人民已习惯于低工资、低物价，解决心理一时接受不了价格变动。统统用财政补贴的办法来弥补这个矛盾，国家也承受不了。这就出现了人们通常所说的“两难”。目前生猪市场波动一定程度上和改革遇到了新问题有关，解决改革中出现的这些问题，根本的办法就是坚定不移地改革下去。

铁道部加快改革步伐 全国12个铁路局全部大包干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5日电（记者杨理科）铁道部继续加快改革步伐，铁路大包干又有新的深入发展。截至今年12月10日，12个铁路局已全部实行“投入产出，以路养路”的大包干经营承包责任制。

各铁路局全面实行经营承包责任制的基本方法是包死基数，确保上交；超收留留，欠收自补。承包方案中不仅明确规定了客货运输、运输收入、基本建设、机车车辆购置及上交利税等项目，还对精神文明建设，包括安全生产和优质服务等都有详尽的指标。这些铁路局都是一包三年不变。

铁道部有关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铁路系统实行全面经营承包责任制，是铁路体制改革中迈出的具有关键性的一步。它初步实现了全民所有制企业所有权、经营权的分离，对搞活铁路企业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他说，全面承包实行以后，各铁路局的责任心将更加增强，经营有了更大的自主权，也有了更具活力的目标。这一改革也为铁道部机关简政放权、转变职能创造更好的条件，部机关可以不再管那些不该管、管不了、管不好的事，把工作重心逐步转移到规划、协调、监督、服务上来。

铁路系统共有12个铁路局，300多万职工。为了进一步调动全路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让每一个铁路职工的肩头都有担子，都有压力，都有动力，铁道部今年年初以来先后对广州、乌鲁木齐、柳州铁路局实行大包干试点的基础上，经过周密测算和相互磋商，北京、哈尔滨、沈阳、呼和浩特、郑州、济南、上海、成都、兰州等九个铁路局也先后签订了

如何加快海南岛科技发展

据新华社海口12月15日电（记者胡浩）中国科学院23位专家最近对海南岛进行考察后提出，中国科学院可在海南岛建立一个科研、生产、开发密切结合型的科技中心，动员其下属122个研究所的科技人员来海南岛从事科技开发工作，对来岛者保证来有发展，回有出路。

海南省筹备组副组长梁湘在与专家们交换意见时表示，对来岛工作的科技人员，地方政府要给予优惠待遇，并尽全力求海南科技发展铺平道路。他还委托中国科学院帮助海南制定科技发展战略规划。

专家们考察后认为，海南岛经济发展要以资源开发和利用为基础，但资源再丰富也是有限的，只有发展科学技术和实现高技术产业结构，才能使海南经济高速发展。海南岛具备科技生产条件，但目前科学技术水平较低，科技人才严重缺乏，加强科学技术力量，促进经济繁荣已成为当务之急。目前，中国科学院在海南岛已设有南海海洋生物实验站和水声研究所两个科研点。根据海南岛目前资源条件，专家们认为还可以设立其他几个研究所，并可引进一些科研成果，带动海南科研的发展。逐步考虑设立中国科学院海南分院，以科技促进生产发展，提高产品竞争力和经济效益。

专家们建议在海口市划出一定范围的场地，专门作为引进高技术产业开发和规模基地的“科技工业园”。园形成为有一定规模的科技和社会服务设施，使科研、生产、生活协调发展，并将实行更优惠的政策，把国外的优秀人才，以吸引外优。这个“科技工业园”建成后，将形成海南岛上一个以电子信息、新型材料、生物工程、精密机械等领域为重点的生产、科研和教育相结合的综合基地。

集团高消费风屡禁不止 中央一些单位仍在争购小汽车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5日电（记者王迎春）12月1日各报刊登了我国集团高消费屡禁不止的报道后，各方面反响强烈。但至今中央在京单位申报购买小汽车的势头仍然有增无减。

更有甚者，有少数中央单位为了买车竟弄虚作假，欺上瞒下，在上报买车申请时，故意隐瞒本单位现有的小汽车数。自11月份以来，控办退回去的购买55辆小汽车的申请中，有80%左右不同程度瞒报了本单位实有小汽车的数量。

令人不解的是，这些瞒报车数的申请单，都是经过本部门和上级单位审批盖章的，为什么人们一说就是半天，摆出种种理由，好像非

第三次东盟首脑会议胜利闭幕 六国领导人一致赞扬会议取得重大成果

据新华社马尼拉12月15日电 为期两天的第三次东盟首脑会议今天在签署了《马尼拉宣言》之后胜利闭幕。

东盟各国领导人把《马尼拉宣言》称之为表达他们共同决心的重要文献。宣言说，东盟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寻求本地区的团结和合作。宣言重申了早在东南亚建和成、自由、中立区的一贯立场，并强调大力加强东盟内部的经济合作。宣言还表示，为了本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的利益，各成员国将努力寻求柬埔寨问题的政治解决而努力。

东盟6个成员国的外交部长和经济部长还签署了旨在增加内部经济合作的4个文件——关于改进和扩大东盟优惠贸易安排的议定书、关于在东盟国家之间取消非关税壁垒的备忘录、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和关于东盟工业联合企业基本协定的修正案。

在闭幕式上，东盟6国首脑先后发言。他们一致赞扬这次会议取得了重大成果。会议还发表了一项公报61点内容的新闻公报。公报说，“越南入侵和继续占领柬埔寨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东盟“要求越南就公平、持久的解决柬埔寨问题，包括从柬埔寨撤出全部越南军队，进行严肃认真的讨论”。

公报规定了东盟国家间进一步加强经济合作的措施。公报还说，东盟6国领导人一致同意每隔3至5年举行首脑会议一次。至于外长和经济部长的联席会议，如果需要的话，随时可以召开。

美向我通报俄苏首脑会谈情况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5日电 国务委员兼外交部副部长钱谦宁今天下午会见了美国总统和国务卿卡特问题特别顾问爱德华·罗尼。

罗尼为向中国政府通报俄苏首脑会谈情况于昨晚到达北京。上午，外交部副部长钱其琛会见罗尼，听取了通报，并设宴招待罗尼一行。美国驻华大使洛德参加了会见和宴请。



一分钟定位诊断 几分钟即见疗效 新型电子诊疗仪功效奇妙

新华社石家庄12月15日电 WHA型快速电子诊疗仪在最近召开的世界针灸学会联合成立大会上，受到各国代表的青睐。

这种利用人体微弱的经络信息，对疾病进行诊断和治疗的新型电子诊疗仪，对脑血栓后遗症、肩周炎、坐骨神经痛、急性腰腿疼痛、牙疼等有较高较快的疗效。

这种仪器通过经络信息的测定，在一分钟之内就能了解到人体重要脏器的健康状况，对疾病迅速作出定位诊断；在进行治疗时，只需将仪器的探测电极按压在经络穴位上，几分钟即

借梯上楼
借鸡生蛋
借米下锅
借船出海

天津二轻企业创汇能力增强

本报讯 记者李善报：轻工企业如何实现“以出口创汇为突破口，全面振兴轻工业”的战略决策？天津市二轻局的回答是：打破企业、部门、地区和所有制界限，借助各方面的力量，发展外向型经济，提高出口创汇能力。这个局今年全年创汇可达2.1亿美元以上。

——借梯上楼，引进先进技术。天津二轻企业出口历史悠久，地毯、餐具、手风琴、服装等优质名牌产品，早已享誉海外。但是，多数企业设备落后，技术水平差，导致出口产品档次低，在国际市场上竞争能力不强，卖不出好价钱。为了提高企业的技术装备水平，近年来天津二轻局充分利用地处沿海开放城市的优势，先后引进了40条生产线，600多台设备，对200多个出口企业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技术改造，使100多种产品提高了档次，增强了在国际市场的竞争能力和创汇水平。

——借鸡生蛋，扩大出口能力。产品和技术的更新换代后，要扩大在国际市场的声誉和影响，必须增加出口量，使产品在市场上有一定的覆盖面，而天津二轻企业却受到资金短缺、厂房狭窄、劳动力不足等条件的限制。他们积极与乡镇企业联合，把自己的技术、管理优势和质量管理输入到乡镇企业，扩大名牌、拳头产品的生产能力，增加出口创汇。现在二轻系统已建立了128个联合企业，其中从事出口服装生产的企业产量已达1600万件，占服装总出口量的一半。生产出地县的乡镇企业年产量达68万平方米，占总出口量的80%。

——借米下锅，广开原料来源。原料不足是沿海城市轻工工业扩大出口存在的普遍问题。天津二轻工业局采取了多种途径“借米下锅”。一是靠进口加工。来料加工、来件装配等办法，利用国外的原材料和配件，加工后把产品销往国内。近年来这个局每年约用6000多万美元外汇，从国外进口羊毛、皮革、服装面料、不锈钢板、塑料等材料，生产高档产品打入国际市场，赚取了大量外汇。

引入竞争机制 提供选择机会 重庆劳务市场盛况空前

本报讯 重庆劳务市场自开办以来，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好评。12月9日至11日，重庆开放劳务市场，全民、集体单位共投入5000多个招工指标，计有45000余人参加劳务交流，竟创劳务市场供需双方提供了选择机会。

劳务市场开放后，重庆市体育馆内，盛况空前。市劳动人事、教育、妇联和乡镇企业等部门，各招工单位在市场内设有300多个服务台。手持户口簿、毕业证、毕业文凭和工作证的应聘者在选择单位，应试谈话。毕业于重庆市广播电视大学商业企业管理班的18名男女青年，高兴兴地办理了登记手续，等待招聘通知。重庆建设公寓副经理谢伟今年28岁，他希望调到财税部门工作。谢伟拿着刚填好的表格对记者说：这种形式很好，给人以选择职业的机会，可以在自己热爱的工作岗位上更好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招工单位过去是被动接受上级部门的“硬派”，这次尝到了自由挑选的甜头。市服务局的曾家贵、渝州两大宾馆是青年向往的“热门”单位，三天来，有600多人报名。不少人愿向技术密集的城市中心流动。机械、电子、外贸等部门备受求职者青睐，报名人数多，甚至数十倍于招工名额。此外，跟国家劳务需求趋势一致的是家政服务业走俏和经过职业培训的待业青年占有竞争优势。

宝钢二〇五轧机通过验收

新华社社部12月14日电（记者吴祖敏）宝钢二期工程中的二〇五轧机，日前通过了宝钢和联邦德国西门子公司联合验收。该轧机由西门子公司制造，占该轧机设备总量的70%。西门子公司制造部分仅占30%。

这套轧机生产的设备是1986年初投产的，到今年11月10日提前50天完成了任务。经双方联合验收，产品质量符合设计要求，部分指标超过设计标准。

沈阳市取缔一地下卷烟厂

据新华社沈阳12月15日电（通讯员赵冀湘）沈阳市工商、公安、检察等部门最近联合查处一个地下卷烟厂，对非法经营者孙来发等人依法进行了处理。

孙来发利用退休职工的便利条件，从1983年10月起，在沈阳卷烟厂住家拉皮纸，从中挑拣烟碱和烟丝，经加工后出售，从中获利。他还雇用于洪区村民陈国栋为开设一个分厂。据调查，孙来发从1983年10月至今年9月，除卖掉了的，案发时孙家尚有过滤嘴香烟13.7万多支；其它香烟39.7万余支。

第一条超薄弹性合金光刻生产线建成

据新华社长沙12月15日电（通讯员赵冀湘）我国第一条超薄弹性合金光刻生产线最近在湖南省怀化市国营建南机械厂建成投产。可年产磁盘机关键部件——钢带、磁头小铁芯弹簧簧片近20万件。

把一根只有头发丝1/10的超薄弹性合金钢板，加工成各种微型精密零件，过去，我国没有一家工厂能够生产，所需产品，全靠进口。随着我国微型计算机工业的发展，所需的超薄弹性合金零件数量也迅速扩大。为此，国家经委把这项生产技术列为“七五”期间重点攻关项目。

如他们进口优质不锈钢，经改进工艺和精工制作，生产的高档餐具，产品附加值提高了近7倍。天津二轻局解决原料缺口的另一个渠道是，充分利用内地资源建立原材料基地。目前他们又同13个省市签订了76项协议，有些已经开始执行，对解决原料不足问题起了重要作用。

——借船出海，拓宽出口渠道。有了技术装备、原料和生产能力，产品进入国际市场还要解决销售渠道问题。他们不躺在天津外贸口岸上，不在一棵树上吊死，而是采取办法扩大出口渠道，如兴办合资企业，与外商进行技术合作，跨口岸、多方位、多渠道出口。过去二轻产品只靠天津一个口岸出口，品种、数量均受到限制。今年他们在首先满足天津口岸需要的基础上，将37个品种的产品分别在全国13个口岸出口，前9个月增加了出口值2375万元。

开拓国际市场 振兴轻纺工业

本报评论员

不久前国务院提出，要把把轻纺工业产品出口，为国家多创外汇，作为振兴轻纺工业的战略决策。天津二轻系统为实现这个重要决策奋力拼搏，借助各方面的力量，扩大出口创汇的轻纺工业值得提倡。

轻纺工业在我国出口创汇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纺织品已成为全国第一大出口商品，1986年全国出口创汇的26%以上；轻工产品也占20%。轻纺产品出口创汇成果如何，不仅关系全国经济建设的发展，而且对轻纺工业自身的振兴也至关重要。在我国，许多轻纺工业产品长期处于供不应求的卖方市场，一些企业只满足于生产大路货，不求精，不求新，在国内销售尚可“太平日子”，进入国际市场，竟无竞争的余地。轻纺工业要想在群雄逐鹿中被淘汰，就必须使企业在生产和技术不断进步方面努力奋

位上更好地发挥劳动积极性和创造性。招工单位过去是被动接受上级部门的“硬派”，这次尝到了自由挑选的甜头。市服务局的曾家贵、渝州两大宾馆是青年向往的“热门”单位，三天来，有600多人报名。不少人愿向技术密集的城市中心流动。机械、电子、外贸等部门备受求职者青睐，报名人数多，甚至数十倍于招工名额。此外，跟国家劳务需求趋势一致的是家政服务业走俏和经过职业培训的待业青年占有竞争优势。

做空头买卖骗取他人钱财 公司负责人私吞挥霍公款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5日电 据国家审计署提供的材料，太原建华公司两年骗取近两百万元挥霍一空。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5日电 据国家审计署提供的材料，太原建华公司两年骗取近两百万元挥霍一空。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5日电 据国家审计署提供的材料，太原建华公司两年骗取近两百万元挥霍一空。

走出“故道”——聊城地区农村第二步改革印象

马军

高文举

调味剂，研制成了具有独特风味的阿胶牛肉干。预计今年可生产阿胶牛肉干18000公斤，五香牛肉罐头22500公斤，创产值90万元，利润22.5万元。产品已销往北京、上海、青岛、济南十几个大城市，和日本客商签订了合作经营意向书。今年投资10万元新建的一座冷库，已投入使用。阿胶牛肉罐头、牛蹄筋、炒面、牛鞭膏、骨粒加工几种系列产品正准备上市，再过三两年，这里的牛系列产品要像腾飞的鸟儿。

贾正兴越说越来劲。一个几年前还是头项高粱花的庄稼汉，干起了一番农村工商大事业，这事业不恰如其分地名字一样，正在兴旺发达哩！

在冠县前社村，我们拜访了另一位农民企业家——许明强。

“怎么想起了搞村办企业？”

“受外地信息的影响。前两年，什么温州模式、苏南模式，外地办企业的火，一直往这黄河故道里吹，村里的一些人心痒痒，纷纷找到我建议办企业。我们村单靠粮、棉生产，年年到头，满打满算只能收500元。有个叫许永林的务工经商户，人均收入却达到了2000多元。真是‘无工不富，无商不活’呀。我们集资办起了面粉厂，当年获利8万多元。群众高兴地说：‘咱这里粮、棉、林、畜、产资源丰富，村里又有300多名剩余劳力，办企业有干头。’一年多的时间，全村办起了纺织、榨油、木工加工、罐头、果酒等9个村办企业。把东阿的名产——阿胶揉进日本风味的

全总十届五次执委会强调 工会支持深化改革维护职工权益

本报讯 记者张国荣报道：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倪志福在12月14日开幕的全总十届五次执委会上强调，工会要积极配合、支持深化改革，维护职工合法权益。要十分注意有些地方不讲政策，任意侵犯职工合法权益。

全总这次执委会主要是学习贯彻党的十三大精神，讨论研究如何运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来统一工会干部和全国职工的思想，动员和组织工投身改革和建设事业。

会上，倪志福说，工会改革的重点是解决好工会与群众的关系。当前，工会的改革要在理顺工会同党政关系的同时，着重克服自身的“官气”和行政化倾向，把工作重点放在基层，实现工会组织的群众化、民主化，赢得职工群众的信任。

加强管理 提高质量 降低成本 沧州东塑原料涨价产品不提价

本报讯 在社会上涨价风盛行的时候，河北省沧州市东塑塑料厂有“随大流”该厂生产的水晶、翡翠、仿军式各种男、女、童式凉鞋、拖鞋虽然走俏市场，却没有因此而提价，受到消费者的欢迎。

近几年，由于塑料凉鞋生产用的原料材料价格急剧上升，沧州市东塑塑料厂每年总成本已达80多万元。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是转嫁负担，而是将事实各种不同形式的责任，千方百计把不增加消化在企业内部。厂里成立了领导小组，科技人员、财务人员参加的成本目标测算小组，负责测算企业年产量、成本、利润等切实可行的经济技术指标和人员定额数据。然后把大目标分成若干个小目标落实到车间、班组和机台个人。并根据成本目标管理要求，分别对车间实行了成本包干，盈利分成。把职工的政治荣誉、工资、奖金联系在一起，实行重奖重罚制度。同时他们还注意对产品进行功能分析，力求以最少的成本达到最佳效果，使塑料凉鞋的结构、性能、工艺、原材料选用和配方都建立在质量成本最佳基础上。在模具设计中，严格按照国家颁布的标准，控制尺寸，使每吨材料比过去降低46%。仅去年生产38万双凉鞋，就为厂多盈利9.5万多元。

这个厂还在认真搜集、分析市场信息中，掌握产品方向，科学开发适销对路产品。近几年，他们推出350多个新品种，每年有20多个新花色打入市场。他们从原材料选购、生产安排、销售服务等各个环节抓起，严把质量关；从厂部、车间、班组（机台）到岗位均建立了原始生产记录和各级产品质量检验制度。该厂生产的“明珠”牌全塑凉鞋和女式仿皮凉鞋均获河北省“优秀新产品”和“优质产品”称号。

（吕凤城 姚广荣）

把竞争机制引入人事制度改革 株洲硬质合金厂人尽其才

本报讯 湖南株洲硬质合金厂把竞争机制引入企业人事制度改革，为优秀企业家和专门人才的脱颖而出创造了良好条件。

这个厂有各类干部1800多人。1984年下半年推行厂长负责制后，通过公开招聘、定向招聘、能人自荐、群众民主选举推荐等办法，企业里一批人才破土而出。因此，这个厂外销人员配备凭实绩，外销局打不开，产品出口近20年徘徊在40吨左右。为此，他们实行了定向公开招聘，在29名应聘人员中，择优选聘了有开拓精神、懂业务和外语的工程师郭世明等4人。这些同志走上任后，很快疏通了出口关，开创了外销工作新局面，去年硬合金出口创收突破100吨，今年将出口130吨。仅表工石永发设计的流量控制新工艺，经专家们审定很有水平。但是受“文凭风”和一些陈腐观念的影响，他们未能施展自己的才能。工厂引入竞争机制后，他毛遂自荐，工厂聘任他当了仪表计量室主任。

（钟晓光）

北京白酒企业集团正式成立

本报讯 北京白酒企业集团于12月中旬在北京成立。它是北京市酿酒业率先组织起来的第一个企业性集团，由北京白酒厂、二厂、三厂、四厂、五厂、六厂、七厂、八厂、九厂、十厂、十一厂、十二厂、十三厂、十四厂、十五厂、十六厂、十七厂、十八厂、十九厂、二十厂、二十一厂、二十二厂、二十三厂、二十四厂、二十五厂、二十六厂、二十七厂、二十八厂、二十九厂、三十厂、三十一厂、三十二厂、三十三厂、三十四厂、三十五厂、三十六厂、三十七厂、三十八厂、三十九厂、四十厂、四十一厂、四十二厂、四十三厂、四十四厂、四十五厂、四十六厂、四十七厂、四十八厂、四十九厂、五十厂、五十一厂、五十二厂、五十三厂、五十四厂、五十五厂、五十六厂、五十七厂、五十八厂、五十九厂、六十厂、六十一厂、六十二厂、六十三厂、六十四厂、六十五厂、六十六厂、六十七厂、六十八厂、六十九厂、七十厂、七十一厂、七十二厂、七十三厂、七十四厂、七十五厂、七十六厂、七十七厂、七十八厂、七十九厂、八十厂、八十一厂、八十二厂、八十三厂、八十四厂、八十五厂、八十六厂、八十七厂、八十八厂、八十九厂、九十厂、九十一厂、九十二厂、九十三厂、九十四厂、九十五厂、九十六厂、九十七厂、九十八厂、九十九厂、一百厂、一百零一厂、一百零二厂、一百零三厂、一百零四厂、一百零五厂、一百零六厂、一百零七厂、一百零八厂、一百零九厂、一百一十厂、一百一十一厂、一百一十二厂、一百一十三厂、一百一十四厂、一百一十五厂、一百一十六厂、一百一十七厂、一百一十八厂、一百一十九厂、一百二十厂、一百二十一厂、一百二十二厂、一百二十三厂、一百二十四厂、一百二十五厂、一百二十六厂、一百二十七厂、一百二十八厂、一百二十九厂、一百三十厂、一百三十一厂、一百三十二厂、一百三十三厂、一百三十四厂、一百三十五厂、一百三十六厂、一百三十七厂、一百三十八厂、一百三十九厂、一百四十厂、一百四十一厂、一百四十二厂、一百四十三厂、一百四十四厂、一百四十五厂、一百四十六厂、一百四十七厂、一百四十八厂、一百四十九厂、一百五十厂、一百五十一厂、一百五十二厂、一百五十三厂、一百五十四厂、一百五十五厂、一百五十六厂、一百五十七厂、一百五十八厂、一百五十九厂、一百六十厂、一百六十一厂、一百六十二厂、一百六十三厂、一百六十四厂、一百六十五厂、一百六十六厂、一百六十七厂、一百六十八厂、一百六十九厂、一百七十厂、一百七十一厂、一百七十二厂、一百七十三厂、一百七十四厂、一百七十五厂、一百七十六厂、一百七十七厂、一百七十八厂、一百七十九厂、一百八十厂、一百八十一厂、一百八十二厂、一百八十三厂、一百八十四厂、一百八十五厂、一百八十六厂、一百八十七厂、一百八十八厂、一百八十九厂、一百九十厂、一百九十一厂、一百九十二厂、一百九十三厂、一百九十四厂、一百九十五厂、一百九十六厂、一百九十七厂、一百九十八厂、一百九十九厂、二百厂、二百零一厂、二百零二厂、二百零三厂、二百零四厂、二百零五厂、二百零六厂、二百零七厂、二百零八厂、二百零九厂、二百一十厂、二百一十一厂、二百一十二厂、二百一十三厂、二百一十四厂、二百一十五厂、二百一十六厂、二百一十七厂、二百一十八厂、二百一十九厂、二百二十厂、二百二十一厂、二百二十二厂、二百二十三厂、二百二十四厂、二百二十五厂、二百二十六厂、二百二十七厂、二百二十八厂、二百二十九厂、二百三十厂、二百三十一厂、二百三十二厂、二百三十三厂、二百三十四厂、二百三十五厂、二百三十六厂、二百三十七厂、二百三十八厂、二百三十九厂、二百四十厂、二百四十一厂、二百四十二厂、二百四十三厂、二百四十四厂、二百四十五厂、二百四十六厂、二百四十七厂、二百四十八厂、二百四十九厂、二百五十厂、二百五十一厂、二百五十二厂、二百五十三厂、二百五十四厂、二百五十五厂、二百五十六厂、二百五十七厂、二百五十八厂、二百五十九厂、二百六十厂、二百六十一厂、二百六十二厂、二百六十三厂、二百六十四厂、二百六十五厂、二百六十六厂、二百六十七厂、二百六十八厂、二百六十九厂、二百七十厂、二百七十一厂、二百七十二厂、二百七十三厂、二百七十四厂、二百七十五厂、二百七十六厂、二百七十七厂、二百七十八厂、二百七十九厂、二百八十厂、二百八十一厂、二百八十二厂、二百八十三厂、二百八十四厂、二百八十五厂、二百八十六厂、二百八十七厂、二百八十八厂、二百八十九厂、二百九十厂、二百九十一厂、二百九十二厂、二百九十三厂、二百九十四厂、二百九十五厂、二百九十六厂、二百九十七厂、二百九十八厂、二百九十九厂、三百厂、三百零一厂、三百零二厂、三百零三厂、三百零四厂、三百零五厂、三百零六厂、三百零七厂、三百零八厂、三百零九厂、三百一十厂、三百一十一厂、三百一十二厂、三百一十三厂、三百一十四厂、三百一十五厂、三百一十六厂、三百一十七厂、三百一十八厂、三百一十九厂、三百二十厂、三百二十一厂、三百二十二厂、三百二十三厂、三百二十四厂、三百二十五厂、三百二十六厂、三百二十七厂、三百二十八厂、三百二十九厂、三百三十厂、三百三十一厂、三百三十二厂、三百三十三厂、三百三十四厂、三百三十五厂、三百三十六厂、三百三十七厂、三百三十八厂、三百三十九厂、三百四十厂、三百四十一厂、三百四十二厂、三百四十三厂、三百四十四厂、三百四十五厂、三百四十六厂、三百四十七厂、三百四十八厂、三百四十九厂、三百五十厂、三百五十一厂、三百五十二厂、三百五十三厂、三百五十四厂、三百五十五厂、三百五十六厂、三百五十七厂、三百五十八厂、三百五十九厂、三百六十厂、三百六十一厂、三百六十二厂、三百六十三厂、三百六十四厂、三百六十五厂、三百六十六厂、三百六十七厂、三百六十八厂、三百六十九厂、三百七十厂、三百七十一厂、三百七十二厂、三百七十三厂、三百七十四厂、三百七十五厂、三百七十六厂、三百七十七厂、三百七十八厂、三百七十九厂、三百八十厂、三百八十一厂、三百八十二厂、三百八十三厂、三百八十四厂、三百八十五厂、三百八十六厂、三百八十七厂、三百八十八厂、三百八十九厂、三百九十厂、三百九十一厂、三百九十二厂、三百九十三厂、三百九十四厂、三百九十五厂、三百九十六厂、三百九十七厂、三百九十八厂、三百九十九厂、四百厂、四百零一厂、四百零二厂、四百零三厂、四百零四厂、四百零五厂、四百零六厂、四百零七厂、四百零八厂、四百零九厂、四百一十厂、四百一十一厂、四百一十二厂、四百一十三厂、四百一十四厂、四百一十五厂、四百一十六厂、四百一十七厂、四百一十八厂、四百一十九厂、四百二十厂、四百二十一厂、四百二十二厂、四百二十三厂、四百二十四厂、四百二十五厂、四百二十六厂、四百二十七厂、四百二十八厂、四百二十九厂、四百三十厂、四百三十一厂、四百三十二厂、四百三十三厂、四百三十四厂、四百三十五厂、四百三十六厂、四百三十七厂、四百三十八厂、四百三十九厂、四百四十厂、四百四十一厂、四百四十二厂、四百四十三厂、四百四十四厂、四百四十五厂、四百四十六厂、四百四十七厂、四百四十八厂、四百四十九厂、四百五十厂、四百五十一厂、四百五十二厂、四百五十三厂、四百五十四厂、四百五十五厂、四百五十六厂、四百五十七厂、四百五十八厂、四百五十九厂、四百六十厂、四百六十一厂、四百六十二厂、四百六十三厂、四百六十四厂、四百六十五厂、四百六十六厂、四百六十七厂、四百六十八厂、四百六十九厂、四百七十厂、四百七十一厂、四百七十二厂、四百七十三厂、四百七十四厂、四百七十五厂、四百七十六厂、四百七十七厂、四百七十八厂、四百七十九厂、四百八十厂、四百八十一厂、四百八十二厂、四百八十三厂、四百八十四厂、四百八十五厂、四百八十六厂、四百八十七厂、四百八十八厂、四百八十九厂、四百九十厂、四百九十一厂、四百九十二厂、四百九十三厂、四百九十四厂、四百九十五厂、四百九十六厂、四百九十七厂、四百九十八厂、四百九十九厂、五百厂、五百零一厂、五百零二厂、五百零三厂、五百零四厂、五百零五厂、五百零六厂、五百零七厂、五百零八厂、五百零九厂、五百一十厂、五百一十一厂、五百一十二厂、五百一十三厂、五百一十四厂、五百一十五厂、五百一十六厂、五百一十七厂、五百一十八厂、五百一十九厂、五百二十厂、五百二十一厂、五百二十二厂、五百二十三厂、五百二十四厂、五百二十五厂、五百二十六厂、五百二十七厂、五百二十八厂、五百二十九厂、五百三十厂、五百三十一厂、五百三十二厂、五百三十三厂、五百三十四厂、五百三十五厂、五百三十六厂、五百三十七厂、五百三十八厂、五百三十九厂、五百四十厂、五百四十一厂、五百四十二厂、五百四十三厂、五百四十四厂、五百四十五厂、五百四十六厂、五百四十七厂、五百四十八厂、五百四十九厂、五百五十厂、五百五十一厂、五百五十二厂、五百五十三厂、五百五十四厂、五百五十五厂、五百五十六厂、五百五十七厂、五百五十八厂、五百五十九厂、五百六十厂、五百六十一厂、五百六十二厂、五百六十三厂、五百六十四厂、五百六十五厂、五百六十六厂、五百六十七厂、五百六十八厂、五百六十九厂、五百七十厂、五百七十一厂、五百七十二厂、五百七十三厂、五百七十四厂、五百七十五厂、五百七十六厂、五百七十七厂、五百七十八厂、五百七十九厂、五百八十厂、五百八十一厂、五百八十二厂、五百八十三厂、五百八十四厂、五百八十五厂、五百八十六厂、五百八十七厂、五百八十八厂、五百八十九厂、五百九十厂、五百九十一厂、五百九十二厂、五百九十三厂、五百九十四厂、五百九十五厂、五百九十六厂、五百九十七厂、五百九十八厂、五百九十九厂、六百厂、六百零一厂、六百零二厂、六百零三厂、六百零四厂、六百零五厂、六百零六厂、六百零七厂、六百零八厂、六百零九厂、六百一十厂、六百一十一厂、六百一十二厂、六百一十三厂、六百一十四厂、六百一十五厂、六百一十六厂、六百一十七厂、六百一十八厂、六百一十九厂、六百二十厂、六百二十一厂、六百二十二厂、六百二十三厂、六百二十四厂、六百二十五厂、六百二十六厂、六百二十七厂、六百二十八厂、六百二十九厂、六百三十厂、六百三十一厂、六百三十二厂、六百三十三厂、六百三十四厂、六百三十五厂、六百三十六厂、六百三十七厂、六百三十八厂、六百三十九厂、六百四十厂、六百四十一厂、六百四十二厂、六百四十三厂、六百四十四厂、六百四十五厂、六百四十六厂、六百四十七厂、六百四十八厂、六百四十九厂、六百五十厂、六百五十一厂、六百五十二厂、六百五十三厂、六百五十四厂、六百五十五厂、六百五十六厂、六百五十七厂、六百五十八厂、六百五十九厂、六百六十厂、六百六十一厂、六百六十二厂、六百六十三厂、六百六十四厂、六百六十五厂、六百六十六厂、六百六十七厂、六百六十八厂、六百六十九厂、六百七十厂、六百七十一厂、六百七十二厂、六百七十三厂、六百七十四厂、六百七十五厂、六百七十六厂、六百七十七厂、六百七十八厂、六百七十九厂、六百八十厂、六百八十一厂、六百八十二厂、六百八十三厂、六百八十四厂、六百八十五厂、六百八十六厂、六百八十七厂、六百八十八厂、六百八十九厂、六百九十厂、六百九十一厂、六百九十二厂、六百九十三厂、六百九十四厂、六百九十五厂、六百九十六厂、六百九十七厂、六百九十八厂、六百九十九厂、七百厂、七百零一厂、七百零二厂、七百零三厂、七百零四厂、七百零五厂、七百零六厂、七百零七厂、七百零八厂、七百零九厂、七百一十厂、七百一十一厂、七百一十二厂、七百一十三厂、七百一十四厂、七百一十五厂、七百一十六厂、七百一十七厂、七百一十八厂、七百一十九厂、七百二十厂、七百二十一厂、七百二十二厂、七百二十三厂、七百二十四厂、七百二十五厂、七百二十六厂、七百二十七厂、七百二十八厂、七百二十九厂、七百三十厂、七百三十一厂、七百三十二厂、七百三十三厂、七百三十四厂、七百三十五厂、七百三十六厂、七百三十七厂、七百三十八厂、七百三十九厂、七百四十厂、七百四十一厂、七百四十二厂、七百四十三厂、七百四十四厂、七百四十五厂、七百四十六厂、七百四十七厂、七百四十八厂、七百四十九厂、七百五十厂、七百五十一厂、七百五十二厂、七百五十三厂、七百五十四厂、七百五十五厂、七百五十六厂、七百五十七厂、七百五十八厂、七百五十九厂、七百六十厂、七百六十一厂、七百六十二厂、七百六十三厂、七百六十四厂、七百六十五厂、七百六十六厂、七百六十七厂、七百六十八厂、七百六十九厂、七百七十厂、七百七十一厂、七百七十二厂、七百七十三厂、七百七十四厂、七百七十五厂、七百七十六厂、七百七十七厂、七百七十八厂、七百七十九厂、七百八十厂、七百八十一厂、七百八十二厂、七百八十三厂、七百八十四厂、七百八十五厂、七百八十六厂、七百八十七厂、七百八十八厂、七百八十九厂、七百九十厂、七百九十一厂、七百九十二厂、七百九十三厂、七百九十四厂、七百九十五厂、七百九十六厂、七百九十七厂、七百九十八厂、七百九十九厂、八百厂、八百零一厂、八百零二厂、八百零三厂、八百零四厂、八百零五厂、八百零六厂、八百零七厂、八百零八厂、八百零九厂、八百一十厂、八百一十一厂、八百一十二厂、八百一十三厂、八百一十四厂、八百一十五厂、八百一十六厂、八百一十七厂、八百一十八厂、八百一十九厂、八百二十厂、八百二十一厂、八百二十二厂、八百二十三厂、八百二十四厂、八百二十五厂、八百二十六厂、八百二十七厂、八百二十八厂、八百二十九厂、八百三十厂、八百三十一厂、八百三十二厂、八百三十三厂、八百三十四厂、八百三十五厂、八百三十六厂、八百三十七厂、八百三十八厂、八百三十九厂、八百四十厂、八百四十一厂、八百四十二厂、八百四十三厂、八百四十四厂、八百四十五厂、八百四十六厂、八百四十七厂、八百四十八厂、八百四十九厂、八百五十厂、八百五十一厂、八百五十二厂、八百五十三厂、八百五十四厂、八百五十五厂、八百五十六厂、八百五十七厂、八百五十八厂、八百五十九厂、八百六十厂、八百六十一厂、八百六十二厂、八百六十三厂、八百六十四厂、八百六十五厂、八百六十六厂、八百六十七厂、八百六十八厂、八百六十九厂、八百七十厂、八百七十一厂、八百七十二厂、八百七十三厂、八百七十四厂、八百七十五厂、八百七十六厂、八百七十七厂、八百七十八厂、八百七十九厂、八百八十厂、八百八十一厂、八百八十二厂、八百八十三厂、八百八十四厂、八百八十五厂、八百八十六厂、八百八十七厂、八百八十八厂、八百八十九厂、八百九十厂、八百九十一厂、八百九十二厂、八百九十三厂、八百九十四厂、八百九十五厂、八百九十六厂、八百九十七厂、八百九十八厂、八百九十九厂、九百厂、九百零一厂、九百零二厂、九百零三厂、九百零四厂、九百零五厂、九百零六厂、九百零七厂、九百零八厂、九百零九厂、九百一十厂、九百一十一厂、九百一十二厂、九百一十三厂、九百一十四厂、九百一十五厂、九百一十六厂、九百一十七厂、九百一十八厂、九百一十九厂、九百二十厂、九百二十一厂、九百二十二厂、九百二十三厂、九百二十四厂、九百二十五厂、九百二十六厂、九百二十七厂、九百二十八厂、九百二十九厂、九百三十厂、九百三十一厂、九百三十二厂、九百三十三厂、九百三十四厂、九百三十五厂、九百三十六厂、九百三十七厂、九百三十八厂、九百三十九厂、九百四十厂、九百四十一厂、九百四十二厂、九百四十三厂、九百四十四厂、九百四十五厂、九百四十六厂、九百四十七厂、九百四十八厂、九百四十九厂、九百五十厂、九百五十一厂、九百五十二厂、九百五十三厂、九百五十四厂、九百五十五厂、九百五十六厂、九百五十七厂、九百五十八厂、九百五十九厂、九百六十厂、九百六十一厂、九百六十二厂、九百六十三厂、九百六十四厂、九百六十五厂、九百六十六厂、九百六十七厂、九百六十八厂、九百六十九厂、九百七十厂、九百七十一厂、九百七十二厂、九百七十三厂、九百七十四厂、九百七十五厂、九百七十六厂、九百七十七厂、九百七十八厂、九百七十九厂、九百八十厂、九百八十一厂、九百八十二厂、九百八十三厂、九百八十四厂、九百八十五厂、九百八十六厂、九百八十七厂、九百八十八厂、九百八十九厂、九百九十厂、九百九十一厂、九百九十二厂、九百九十三厂、九百九十四厂、九百九十五厂、九百九十六厂、九百九十七厂、九百九十八厂、九百九十九厂、一千厂、一千零一厂、一千零二厂、一千零三厂、一千零四厂、一千零五厂、一千零六厂、一千零七厂、一千零八厂、一千零九厂、一千一十厂、一千一十一厂、一千一十二厂、一千一十三厂、一千一十四厂、一千一十五厂、一千一十六厂、一千一十七厂、一千一十八厂、一千一十九厂、一千二十厂、一千二十一厂、一千二十二厂、一千二十三厂、一千二十四厂、一千二十五厂、一千二十六厂、一千二十七厂、一千二十八厂、一千二十九厂、一千三十厂、一千三十一厂、一千三十二厂、一千三十三厂、一千三十四厂、一千三十五厂、一千三十六厂、一千三十七厂、一千三十八厂、一千三十九厂、一千四十厂、一千四十一厂、一千四十二厂、一千四十三厂、一千四十四厂、一千四十五厂、一千四十六厂、一千四十七厂、一千四十八厂、一千四十九厂、一千五十厂、一千五十一厂、一千五十二厂、一千五十三厂、一千五十四厂、一千五十五厂、一千五十六厂、一千五十七厂、一千五十八厂、一千五十九厂、一千六十厂、一千六十一厂、一千六十二厂、一千六十三厂、一千六十四厂、一千六十五厂、一千六十六厂、一千六十七厂、一千六十八厂、一千六十九厂、一千七十厂、一千七十一厂、一千七十二厂、一千七十三厂、一千七十四厂、一千七十五厂、一千七十六厂、一千七十七厂、一千七十八厂、一千七十九厂、一千八十厂、一千八十一厂、一千八十二厂、一千八十三厂、一千八十四厂、一千八十五厂、一千八十六厂、一千八十七厂、一千八十八厂、一千八十九厂、一千九十厂、一千九十一厂、一千九十二厂、一千九十三厂、一千九十四厂、一千九十五厂、一千九十六厂、一千九十七厂、一千九十八厂、一千九十九厂、二千厂、二千零一厂、二千零二厂、二千零三厂、二千零四厂、二千零五厂、二千零六厂、二千零七厂、二千零八厂、二千零九厂、二千一十厂、二千一十一厂、二千一十二厂、二千一十三厂、二千一十四厂、二千一十五厂、二千一十六厂、二千一十七厂、二千一十八厂、二千一十九厂、二千二十厂、二千二十一厂、二千二十二厂、二千二十三厂、二千二十四厂、二千二十五厂、二千二十六厂、二千二十七厂、二千二十八厂、二千二十九厂、二千三十厂、二千三十一厂、二千三十二厂、二千三十三厂、二千三十四厂、二千三十五厂、二千三十六厂、二千三十七厂、二千三十八厂、二千三十九厂、二千四十厂、二千四十一厂、二千四十二厂、二千四十三厂、二千四十四厂、二千四十五厂、二千四十六厂、二千四十七厂、二千四十八厂、二千四十九厂、二千五十厂、二千五十一厂、二千五十二厂、二千五十三厂、二千五十四厂、二千五十五厂、二千五十六厂、二千五十七厂、二千五十八厂、二千五十九厂、二千六十厂、二千六十一厂、二千六十二厂、二千六十三厂、二千六十四厂、二千六十五厂、二千六十六厂、二千六十七厂、二千六十八厂、二千六十九厂、二千七十厂、二千七十一厂、二千七十二厂、二千七十三厂、二千七十四厂、二千七十五厂、二千七十六厂、二千七十七厂、二千七十八厂、二千七十九厂、二千八十厂、二千八十一厂、二千八十二厂、二千八十三厂、二千八十四厂、二千八十五厂、二千八十六厂、二千八十七厂、二千八十八厂、二千八十九厂、二千九十厂、二千九十一厂、二千九十二厂、二千九十三厂、二千九十四厂、二千九十五厂、二千九十六厂、二千九十七厂、二千九十八厂、二千九十九厂、三千厂、三千零一厂、三千零二厂、三千零三厂、三千零四厂、三千零五厂、三千零六厂、三千零七厂、三千零八厂、三千零九厂、三千一十厂、三千一十一厂、三千一十二厂、三千一十三厂、三千一十四厂、三千一十五厂、三千一十六厂、三千一十七厂、三千一十八厂、三千一十九厂、三千二十厂、三千二十一厂、三千二十二厂、三千二十三厂、三千二十四厂、三千二十五厂、三千二十六厂、三千二十七厂、三千二十八厂、三千二十九厂、三千三十厂、三千三十一厂、三千三十二厂、三千三十三厂、三千三十四厂、三千三十五厂、三千三十六厂、三千三十七厂、三千三十八厂、三千三十九厂、三千四十厂、三千四十一厂、三千四十二厂、三千四十三厂、三千四十四厂、三千四十五厂、三千四十六厂、三千四十七厂、三千四十八厂、三千四十九厂、三千五十厂、三千五十一厂、三千五十二厂、三千五十三厂、三千五十四厂、三千五十五厂、三千五十六厂、三千五十七厂、三千五十八厂、三千五十九厂、三千六十厂、三千六十一厂、三千六十二厂、三千六十三厂、三千六十四厂、三千六十五厂、三千六十六厂、三千六十七厂、三千六十八厂、三千六十九厂、三千七十厂、三千七十一厂、三千七十二厂、三千七十三厂、三千七十四厂、三千七十五厂、三千七十六厂、三千七十七厂、三千七十八厂、三千七十九厂、三千八十厂、三千八十一厂、三千八十二厂、三千八十三厂、三千八十四厂、三千八十五厂、三千八十六厂、三千八十七厂、三千八十八厂、三千八十九厂、三千九十厂、三千九十一厂、三千九十二厂、三千九十三厂、三千九十四厂、三千九十五厂、三千九十六厂、三千九十七厂、三千九十八厂、三千九十九厂、四千厂、四千零一厂、四千零二厂、四千零三厂、四千零四厂、四千零五厂、四千零六厂、四千零七厂、四千零八厂、四千零九厂、四千一十厂、四千一十一厂、四千一十二厂、四千一十三厂、四千一十四厂、四千一十五厂、四千一十六厂、四千一十七厂、四千一十八厂、四千一十九厂、四千二十厂、四千二十一厂、四千二十二厂、四千二十三厂、四千二十四厂、四千二十五厂、四千二十六厂、四千二十七厂、四千二十八厂、四千二十九厂、四千三十厂、四千三十一厂、四千三十二厂、四千三十三厂、四千三十四厂、四千三十五厂、四千三十六厂、四千三十七厂、四千三十八厂、四千三十九厂、四千四十厂、四千四十一厂、四千四十二厂、四千四十三厂、四千四十四厂、四千四十五厂、四千四十六厂、四千四十七厂、四千四十八厂、四千四十九厂、四千五十厂、四千五十一厂、四千五十二厂、四千五十三厂、四千五十四厂、四千五十五厂、四千五十六厂、四千五十七厂、四千五十八厂、四千五十九厂、四千六十厂、四千六十一厂、四千六十二厂、四千六十三厂、四千六十四厂、四千六十五厂、四千六十六厂、四千六十七厂、四千六十八厂、四千六十九厂、四千七十厂、四千七十一厂、四千七十二厂、四千七十三厂、四千七十四厂、四千七十五厂、四千七十六厂、四千七十七厂、四千七十八厂、四千七十九厂、四千八十厂、四千八十一厂、四千八十二厂、四千八十三厂、四千八十四厂、四千八十五厂、四千八十六厂、四千八十七厂、四千八十八厂、四千八十九厂、四千九十厂、四千九十一厂、四千九十二厂、四千九十三厂、四千九十四厂、四千九十五厂、四千九十六厂、四千九十七厂、四千九十八厂、四千九十九厂、五千厂、五千零一厂、五千零二厂、五千零三厂、五千零四厂、五千零五厂、五千零六厂、五千零七厂、五千零八厂、五千零九厂、五千一十厂、五千一十一厂、五千一十二厂、五千一十三厂、五千一十四厂、五千一十五厂、五千一十六厂、五千一十七厂、五千一十八厂、五千一十九厂、五千二十厂、五千二十一厂、五千二十二厂、五千二十三厂、五千二十四厂、五千二十五厂、五千二十六厂、五千二十七厂、五千二十八厂、五千二十九厂、五千三十厂、五千三十一厂、五千三十二厂、五千三十三厂、五千三十四厂、五千三十五厂、五千三十六厂、五千三十七厂、五千三十八厂、五千三十九厂、五千四十厂、五千四十一厂、五千四十二厂、五千四十三厂、五千四十四厂、五千四十五厂、五千四十六厂、五千四十七厂、五千四十八厂、五千四十九厂、五千五十厂、五千五十一厂、五千五十二厂、五千五十三厂、五千五十四厂、五千五十五厂、五千五十六厂、五千五十七厂、五千五十八厂、五千五十九厂、五千六十厂、五千六十一厂、五千六十二厂、五千六十三厂、五千六十四厂、五千六十五厂、五千六十六厂、五千六十七厂、五千六十八厂、五千六十九厂、五千七十厂、五千七十一厂、五千七十二厂、五千七十三厂、五千七十四厂、五千七十五厂、五千七十六厂、五千七十七厂、五千七十八厂、五千七十九厂、五千八十厂、五千八十一厂、五千八十二厂、五千八十三厂、五千八十四厂、五千八十五厂、五千八十六厂、五千八十七厂、五千八十八厂、五千八十九厂、五千九十厂、五千九十一厂、五千九十二厂、五千九十三厂、五千九十四厂、五千九十五厂、五千九十六厂、五千九十七厂、五千九十八厂、五千九十九厂、六千厂、六千零一厂、六千零二厂、六千零三厂、六千零四厂、六千零五厂、六千零六厂、六千零七厂、六千零八厂、六千零九厂、六千一十厂、六千一十一厂、六千一十二厂、六千一十三厂、六千一十四厂、六千一十五厂、六千一十六厂、六千一十七厂、六千一十八厂、六千一十九厂、六千二十厂、六千二十一厂、六千二十二厂、六千二十三厂、六千二十四厂、六千二十五厂、六千二十六厂、六千二十七厂、六千二十八厂、六千二十九厂、六千三十厂、六千三十一厂、六千三十二厂、六千三十三厂、六千三十四厂、六千三十五厂、六千三十六厂、六千三十七厂、六千三十八厂、六千三十九厂、六千四十厂、六千四十一厂、六千四十二厂、六千四十三厂、六千四十四厂、六千四十五厂、六千四十六厂、六千四十七厂、六千四十八厂、六千四十九厂、六千五十厂、六千五十一厂、六千五十二厂、六千五十三厂、六千五十四厂、六千五十五厂、六千五十六厂、六千五十七厂、六千五十八厂、六千五十九厂、六千六十厂、六千六十一厂、六千六十二厂、六千六十三厂、六千六十四厂、六千六十五厂、六千六十六厂、六千六十七厂、六千六十八厂、六千六十九厂、六千七十厂、六千七十一厂、六千七十二厂、六千七十三厂、六千七十四厂、六千七十五厂、六千七十六厂、六千七十七厂、六千七十八厂、六千七十九厂、六千八十厂、六千八十一厂、六千八十二厂、六千八十三厂、六千八十四厂、六千八十五厂、六千八十六厂、六千八十七厂、六千八十八厂、六千八十九厂、六千九十厂、六千九十一厂、六千九十二厂、六千九十三厂、六千九十四厂、六千九十五厂、六千九十六厂、六千九十七厂、六千九十八厂、六千九十九厂、七千厂、七千零一厂、七千零二厂、七千零三厂、七千零四厂、七千零五厂、七千零六厂、七千零七厂、七千零八厂、七千零九厂、七千一十厂、七千一十一厂、七千一十二厂、七千一十三厂、七千一十四厂、七千一十五厂、七千一十六厂、七千一十七厂、七千一十八厂、七千一十九厂、七千二十厂、七千二十一厂、七千二十二厂、七千二十三厂、七千二十四厂、七千二十五厂、七千二十六厂、七千二十七厂、七千二十八厂、七千二十九厂、七千三十厂、七千三十一厂、七千三十二厂、七千三十三厂、七千三十四厂、七千三十五厂、七千三十六厂、七千三十七厂、七千三十八厂、七千三十九厂、七千四十厂、七千四十一厂、七千四十二厂、七千四十三厂、七千四十四厂、七千四十五厂、七千四十六厂、七千四十七厂、七千四十八厂、七千四十九厂、七千五十厂、七千五十一厂、七千五十二厂、七千五十三厂、七千五十四厂、七千五十五厂、七千五十六厂、七千五十七厂、七千五十八厂、七千五十九厂、七千六十厂、七千六十一厂、七千六十二厂、七千六十三厂、七千六十四厂、七千六十五厂、七千六十六厂、七千六十七厂、七千六十八厂、七千六十九厂、七千七十厂、七千七十一厂、七千七十二厂、七千七十三厂、七千七十四厂、七千七十五厂、七千七十六厂、七千七十七厂、七千七十八厂、七千七十九厂、七千八十厂、七千八十一厂、七千八十二厂、七千八十三厂、七千八十四厂、七千八十五厂、七千八十六厂

河北读者王发英来信：

作家刘真在《女子文学》撰文侮辱、诽谤我



宁县农机公司工作时，曾与公司及其上级单位农机局的不正之风作斗争。抚宁县委查处了农机公司的经济案件，谋私者受到了惩罚。秦皇岛日报作了报道，有的报刊转载了这篇报道。可万万没有想到，作家刘真在《女子文学》1985年总第12期上，撰写了一篇题为《好一朵蔷薇花——“特号产品”王发英》的文章，指名道姓侮辱诽谤我。我原在抚宁县农机公司任统计员，曾经不断地向抚宁县和秦皇岛市党政机关和有关负责人反映农机公司存在的问题。可是，刘真在她的文章里歪曲真相，否定我与不正之风作斗争的事实，对我进行攻击、侮辱和诽谤。她在文章中骂我是“专门的营私者”、“搞桃子的人”、“出产在江西的特号产品”、“一个政治骗子”、“执手”、“诈骗犯”、“大妖怪”、“小妖精”、“南方怪味鸡”还说有人“把报纸上王发英照片上的双眼挖掉，脸上打个‘×’”，等等。总之，为了把我搞臭，什么话都听，就骂什么。如此下流的文笔，不知这位女作家怀着什么样的心理。

我是一个普通的女性。我也同常人一样，天天、年年都要处理生活、工作、学习中的各种问题。刘真为了达到全面否定我的目的，还在我的日常生活琐事上大做文章，说我买面检好的，买葱选嫩的，买猪挑大堆，买苹果讨价还价，调工资是闹来的，等等。她这样任意捏造事实，丑化我，贬低我的人格，使我在精神上受到极大的创伤，一度曾丧失了生活的勇气。但想一想，我反对不正之风没有错，党和政府一定会洗清我真浪在我身上的污水，洗清我的不白之冤。

由于揭发不正之风，屡遭打击，这已足够我一个无权无势的女士所承受的。刘真的这篇文章，无疑是置我于死地。

我与刘真素不相识，至今尚未见过一面。我反对不正之风，是响应党的号召，是为党风和社会风气好转出力，尽一个公民的责任和义务。刘真不明白，这怎么就惹恼了作家刘真，竟然使她大

法院决定受理王发英的控告

本报记者 江 玉 刘曼军

王发英，现年42岁，原籍江西清江县，1969年随部队调休的丈夫从江西来到河北省抚宁县，开始作临时工，1972年转为正式工，1984年转为干部。她原为抚宁县农机局下属农机公司的一名技术员。1985年1月调到抚宁县新能测办公室，7月调秦皇岛市科委，现为科委情报所一般干部。

刘真，原名刘清莲，女，现年58岁，山东夏津县太平庄人。194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4年到作协武汉分会，从此成为专业作家。1958年到河北省文联，现任河北省文联副主席。

《好一朵蔷薇花——“特号产品”王发英》一文，发表在《女子文学》1985年总第12期上，全文约14000字，题头有文，文中插有插图。《女子文学》是河北省石家庄市文联刊物，国内外公开发行，原由刘章任主编。稍后，刘真又把这篇文章改头换面，送上海《文汇报》等刊物刊登。

刘真的《好一朵蔷薇花——“特号产品”王

发英》，以笔害文？再者，刘真加在我身上的罪名，没有一条是站得住脚的。她这样侮辱、诽谤我，《女子文学》却用了很大篇幅刊登，在群众中广为传播。刘真及《女子文学》原主编刘章必须承担全部责任。

我国法律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不受侵害。宪法第38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刑法145条规定：“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包括用‘大字报’、‘小字报’，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有期徒刑、拘役或者剥夺政治权利。”民法

通则101条规定：“公民、法人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法人的人格。”

《女子文学》发表刘真侮辱、诽谤我的文章，有白话黑字可查。刘真和《女子文学》已触犯了法律。最近，赵紫阳同志在党的十三大上又提出了从严治党，象刘真这样一位老党员的所作所为，难道是党纪所能允许的吗？

两年来，为了维护我的名誉不受侵害，我写过许多告状信，造访过不少部门，但刘真和《女子文学》原主编刘章至今依然逍遥法外。我很失望，难道他们是可以不受党纪国法约束和制裁的特殊人物吗？

河北秦皇岛市科学技术委员会情报研究所 王发英

8月1日，刘真在北戴河海边同记者谈话中，一方面继续攻击王发英；一方面攻击在王发英问题上持公正立场的单位和领导同志。

对于王发英控告刘真和《女子文学》一案，最高人民法院很重视，于今年5月批示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认真处理。11月上旬，《女子文学》所在地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正式决定受理此案。有关人士认为，这是一件由公开出版物引起的侵害公民人身权利的诉讼，是以一个普通公民为原告，以一个作家和具有法人资格的刊物为被告，是建国以来少有的案例。审理好这个案件，对于维护国家的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不受侵害，贯彻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则，都有积极的法律作用。人们希望审理此案的审判人员、不论遇到多大阻力，都要秉公执法。

刘真通过私人关系，先后给本报转来为自己开解的三封信。刘真特别向转信的同志表示：“你以为你不会有了事不理我的”、“要‘关心我，爱护我’”。

8月1日，刘真在北戴河海边同记者谈话中，一方面继续攻击王发英；一方面攻击在王发英问题上持公正立场的单位和领导同志。

对于王发英控告刘真和《女子文学》一案，最高人民法院很重视，于今年5月批示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认真处理。11月上旬，《女子文学》所在地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正式决定受理此案。有关人士认为，这是一件由公开出版物引起的侵害公民人身权利的诉讼，是以一个普通公民为原告，以一个作家和具有法人资格的刊物为被告，是建国以来少有的案例。审理好这个案件，对于维护国家的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不受侵害，贯彻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则，都有积极的法律作用。人们希望审理此案的审判人员、不论遇到多大阻力，都要秉公执法。

刘真特别向转信的同志表示：“你以为你不会有了事不理我的”、“要‘关心我，爱护我’”。

8月1日，刘真在北戴河海边同记者谈话中，一方面继续攻击王发英；一方面攻击在王发英问题上持公正立场的单位和领导同志。

对于王发英控告刘真和《女子文学》一案，最高人民法院很重视，于今年5月批示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认真处理。11月上旬，《女子文学》所在地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正式决定受理此案。有关人士认为，这是一件由公开出版物引起的侵害公民人身权利的诉讼，是以一个普通公民为原告，以一个作家和具有法人资格的刊物为被告，是建国以来少有的案例。审理好这个案件，对于维护国家的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不受侵害，贯彻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则，都有积极的法律作用。人们希望审理此案的审判人员、不论遇到多大阻力，都要秉公执法。

刘真特别向转信的同志表示：“你以为你不会有了事不理我的”、“要‘关心我，爱护我’”。

8月1日，刘真在北戴河海边同记者谈话中，一方面继续攻击王发英；一方面攻击在王发英问题上持公正立场的单位和领导同志。

对于王发英控告刘真和《女子文学》一案，最高人民法院很重视，于今年5月批示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认真处理。11月上旬，《女子文学》所在地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正式决定受理此案。有关人士认为，这是一件由公开出版物引起的侵害公民人身权利的诉讼，是以一个普通公民为原告，以一个作家和具有法人资格的刊物为被告，是建国以来少有的案例。审理好这个案件，对于维护国家的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不受侵害，贯彻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则，都有积极的法律作用。人们希望审理此案的审判人员、不论遇到多大阻力，都要秉公执法。

刘真特别向转信的同志表示：“你以为你不会有了事不理我的”、“要‘关心我，爱护我’”。

8月1日，刘真在北戴河海边同记者谈话中，一方面继续攻击王发英；一方面攻击在王发英问题上持公正立场的单位和领导同志。

对于王发英控告刘真和《女子文学》一案，最高人民法院很重视，于今年5月批示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认真处理。11月上旬，《女子文学》所在地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正式决定受理此案。有关人士认为，这是一件由公开出版物引起的侵害公民人身权利的诉讼，是以一个普通公民为原告，以一个作家和具有法人资格的刊物为被告，是建国以来少有的案例。审理好这个案件，对于维护国家的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不受侵害，贯彻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则，都有积极的法律作用。人们希望审理此案的审判人员、不论遇到多大阻力，都要秉公执法。

刘真特别向转信的同志表示：“你以为你不会有了事不理我的”、“要‘关心我，爱护我’”。

8月1日，刘真在北戴河海边同记者谈话中，一方面继续攻击王发英；一方面攻击在王发英问题上持公正立场的单位和领导同志。

对于王发英控告刘真和《女子文学》一案，最高人民法院很重视，于今年5月批示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认真处理。11月上旬，《女子文学》所在地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正式决定受理此案。有关人士认为，这是一件由公开出版物引起的侵害公民人身权利的诉讼，是以一个普通公民为原告，以一个作家和具有法人资格的刊物为被告，是建国以来少有的案例。审理好这个案件，对于维护国家的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不受侵害，贯彻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则，都有积极的法律作用。人们希望审理此案的审判人员、不论遇到多大阻力，都要秉公执法。

刘真特别向转信的同志表示：“你以为你不会有了事不理我的”、“要‘关心我，爱护我’”。

8月1日，刘真在北戴河海边同记者谈话中，一方面继续攻击王发英；一方面攻击在王发英问题上持公正立场的单位和领导同志。

对于王发英控告刘真和《女子文学》一案，最高人民法院很重视，于今年5月批示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认真处理。11月上旬，《女子文学》所在地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正式决定受理此案。有关人士认为，这是一件由公开出版物引起的侵害公民人身权利的诉讼，是以一个普通公民为原告，以一个作家和具有法人资格的刊物为被告，是建国以来少有的案例。审理好这个案件，对于维护国家的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不受侵害，贯彻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则，都有积极的法律作用。人们希望审理此案的审判人员、不论遇到多大阻力，都要秉公执法。

刘真特别向转信的同志表示：“你以为你不会有了事不理我的”、“要‘关心我，爱护我’”。

8月1日，刘真在北戴河海边同记者谈话中，一方面继续攻击王发英；一方面攻击在王发英问题上持公正立场的单位和领导同志。

对于王发英控告刘真和《女子文学》一案，最高人民法院很重视，于今年5月批示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认真处理。11月上旬，《女子文学》所在地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正式决定受理此案。有关人士认为，这是一件由公开出版物引起的侵害公民人身权利的诉讼，是以一个普通公民为原告，以一个作家和具有法人资格的刊物为被告，是建国以来少有的案例。审理好这个案件，对于维护国家的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不受侵害，贯彻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则，都有积极的法律作用。人们希望审理此案的审判人员、不论遇到多大阻力，都要秉公执法。

刘真特别向转信的同志表示：“你以为你不会有了事不理我的”、“要‘关心我，爱护我’”。

8月1日，刘真在北戴河海边同记者谈话中，一方面继续攻击王发英；一方面攻击在王发英问题上持公正立场的单位和领导同志。

对于王发英控告刘真和《女子文学》一案，最高人民法院很重视，于今年5月批示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认真处理。11月上旬，《女子文学》所在地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正式决定受理此案。有关人士认为，这是一件由公开出版物引起的侵害公民人身权利的诉讼，是以一个普通公民为原告，以一个作家和具有法人资格的刊物为被告，是建国以来少有的案例。审理好这个案件，对于维护国家的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不受侵害，贯彻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则，都有积极的法律作用。人们希望审理此案的审判人员、不论遇到多大阻力，都要秉公执法。

刘真特别向转信的同志表示：“你以为你不会有了事不理我的”、“要‘关心我，爱护我’”。

8月1日，刘真在北戴河海边同记者谈话中，一方面继续攻击王发英；一方面攻击在王发英问题上持公正立场的单位和领导同志。

对于王发英控告刘真和《女子文学》一案，最高人民法院很重视，于今年5月批示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认真处理。11月上旬，《女子文学》所在地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正式决定受理此案。有关人士认为，这是一件由公开出版物引起的侵害公民人身权利的诉讼，是以一个普通公民为原告，以一个作家和具有法人资格的刊物为被告，是建国以来少有的案例。审理好这个案件，对于维护国家的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不受侵害，贯彻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则，都有积极的法律作用。人们希望审理此案的审判人员、不论遇到多大阻力，都要秉公执法。

刘真特别向转信的同志表示：“你以为你不会有了事不理我的”、“要‘关心我，爱护我’”。

8月1日，刘真在北戴河海边同记者谈话中，一方面继续攻击王发英；一方面攻击在王发英问题上持公正立场的单位和领导同志。

对于王发英控告刘真和《女子文学》一案，最高人民法院很重视，于今年5月批示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认真处理。11月上旬，《女子文学》所在地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正式决定受理此案。有关人士认为，这是一件由公开出版物引起的侵害公民人身权利的诉讼，是以一个普通公民为原告，以一个作家和具有法人资格的刊物为被告，是建国以来少有的案例。审理好这个案件，对于维护国家的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不受侵害，贯彻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则，都有积极的法律作用。人们希望审理此案的审判人员、不论遇到多大阻力，都要秉公执法。

刘真特别向转信的同志表示：“你以为你不会有了事不理我的”、“要‘关心我，爱护我’”。

8月1日，刘真在北戴河海边同记者谈话中，一方面继续攻击王发英；一方面攻击在王发英问题上持公正立场的单位和领导同志。

对于王发英控告刘真和《女子文学》一案，最高人民法院很重视，于今年5月批示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认真处理。11月上旬，《女子文学》所在地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正式决定受理此案。有关人士认为，这是一件由公开出版物引起的侵害公民人身权利的诉讼，是以一个普通公民为原告，以一个作家和具有法人资格的刊物为被告，是建国以来少有的案例。审理好这个案件，对于维护国家的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不受侵害，贯彻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则，都有积极的法律作用。人们希望审理此案的审判人员、不论遇到多大阻力，都要秉公执法。

刘真特别向转信的同志表示：“你以为你不会有了事不理我的”、“要‘关心我，爱护我’”。

8月1日，刘真在北戴河海边同记者谈话中，一方面继续攻击王发英；一方面攻击在王发英问题上持公正立场的单位和领导同志。

对于王发英控告刘真和《女子文学》一案，最高人民法院很重视，于今年5月批示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认真处理。11月上旬，《女子文学》所在地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正式决定受理此案。有关人士认为，这是一件由公开出版物引起的侵害公民人身权利的诉讼，是以一个普通公民为原告，以一个作家和具有法人资格的刊物为被告，是建国以来少有的案例。审理好这个案件，对于维护国家的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不受侵害，贯彻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则，都有积极的法律作用。人们希望审理此案的审判人员、不论遇到多大阻力，都要秉公执法。

编者按：去年以来，一些读者来信来访，向本报反映有人利用文字刊物对他进行攻击、侮辱、诽谤，尤其在《女子文学》上，这类来信不断增多。我们为了弄清情况，切实维护作者的合法权益，特将这类来信，连同有关单位的调查材料，一并刊登出来，以便读者了解真相，作出公正的评价。同时，我们也希望广大读者，在行使言论自由权利的同时，也要遵守法律，不得利用文字刊物对他进行攻击、侮辱、诽谤，否则，我们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编者按：去年以来，一些读者来信来访，向本报反映有人利用文字刊物对他进行攻击、侮辱、诽谤，尤其在《女子文学》上，这类来信不断增多。我们为了弄清情况，切实维护作者的合法权益，特将这类来信，连同有关单位的调查材料，一并刊登出来，以便读者了解真相，作出公正的评价。同时，我们也希望广大读者，在行使言论自由权利的同时，也要遵守法律，不得利用文字刊物对他进行攻击、侮辱、诽谤，否则，我们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编者按：去年以来，一些读者来信来访，向本报反映有人利用文字刊物对他进行攻击、侮辱、诽谤，尤其在《女子文学》上，这类来信不断增多。我们为了弄清情况，切实维护作者的合法权益，特将这类来信，连同有关单位的调查材料，一并刊登出来，以便读者了解真相，作出公正的评价。同时，我们也希望广大读者，在行使言论自由权利的同时，也要遵守法律，不得利用文字刊物对他进行攻击、侮辱、诽谤，否则，我们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编者按：去年以来，一些读者来信来访，向本报反映有人利用文字刊物对他进行攻击、侮辱、诽谤，尤其在《女子文学》上，这类来信不断增多。我们为了弄清情况，切实维护作者的合法权益，特将这类来信，连同有关单位的调查材料，一并刊登出来，以便读者了解真相，作出公正的评价。同时，我们也希望广大读者，在行使言论自由权利的同时，也要遵守法律，不得利用文字刊物对他进行攻击、侮辱、诽谤，否则，我们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编者按：去年以来，一些读者来信来访，向本报反映有人利用文字刊物对他进行攻击、侮辱、诽谤，尤其在《女子文学》上，这类来信不断增多。我们为了弄清情况，切实维护作者的合法权益，特将这类来信，连同有关单位的调查材料，一并刊登出来，以便读者了解真相，作出公正的评价。同时，我们也希望广大读者，在行使言论自由权利的同时，也要遵守法律，不得利用文字刊物对他进行攻击、侮辱、诽谤，否则，我们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编者按：去年以来，一些读者来信来访，向本报反映有人利用文字刊物对他进行攻击、侮辱、诽谤，尤其在《女子文学》上，这类来信不断增多。我们为了弄清情况，切实维护作者的合法权益，特将这类来信，连同有关单位的调查材料，一并刊登出来，以便读者了解真相，作出公正的评价。同时，我们也希望广大读者，在行使言论自由权利的同时，也要遵守法律，不得利用文字刊物对他进行攻击、侮辱、诽谤，否则，我们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编者按：去年以来，一些读者来信来访，向本报反映有人利用文字刊物对他进行攻击、侮辱、诽谤，尤其在《女子文学》上，这类来信不断增多。我们为了弄清情况，切实维护作者的合法权益，特将这类来信，连同有关单位的调查材料，一并刊登出来，以便读者了解真相，作出公正的评价。同时，我们也希望广大读者，在行使言论自由权利的同时，也要遵守法律，不得利用文字刊物对他进行攻击、侮辱、诽谤，否则，我们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编者按：去年以来，一些读者来信来访，向本报反映有人利用文字刊物对他进行攻击、侮辱、诽谤，尤其在《女子文学》上，这类来信不断增多。我们为了弄清情况，切实维护作者的合法权益，特将这类来信，连同有关单位的调查材料，一并刊登出来，以便读者了解真相，作出公正的评价。同时，我们也希望广大读者，在行使言论自由权利的同时，也要遵守法律，不得利用文字刊物对他进行攻击、侮辱、诽谤，否则，我们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编者按：去年以来，一些读者来信来访，向本报反映有人利用文字刊物对他进行攻击、侮辱、诽谤，尤其在《女子文学》上，这类来信不断增多。我们为了弄清情况，切实维护作者的合法权益，特将这类来信，连同有关单位的调查材料，一并刊登出来，以便读者了解真相，作出公正的评价。同时，我们也希望广大读者，在行使言论自由权利的同时，也要遵守法律，不得利用文字刊物对他进行攻击、侮辱、诽谤，否则，我们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编者按：去年以来，一些读者来信来访，向本报反映有人利用文字刊物对他进行攻击、侮辱、诽谤，尤其在《女子文学》上，这类来信不断增多。我们为了弄清情况，切实维护作者的合法权益，特将这类来信，连同有关单位的调查材料，一并刊登出来，以便读者了解真相，作出公正的评价。同时，我们也希望广大读者，在行使言论自由权利的同时，也要遵守法律，不得利用文字刊物对他进行攻击、侮辱、诽谤，否则，我们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编者按：去年以来，一些读者来信来访，向本报反映有人利用文字刊物对他进行攻击、侮辱、诽谤，尤其在《女子文学》上，这类来信不断增多。我们为了弄清情况，切实维护作者的合法权益，特将这类来信，连同有关单位的调查材料，一并刊登出来，以便读者了解真相，作出公正的评价。同时，我们也希望广大读者，在行使言论自由权利的同时，也要遵守法律，不得利用文字刊物对他进行攻击、侮辱、诽谤，否则，我们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编者按：去年以来，一些读者来信来访，向本报反映有人利用文字刊物对他进行攻击、侮辱、诽谤，尤其在《女子文学》上，这类来信不断增多。我们为了弄清情况，切实维护作者的合法权益，特将这类来信，连同有关单位的调查材料，一并刊登出来，以便读者了解真相，作出公正的评价。同时，我们也希望广大读者，在行使言论自由权利的同时，也要遵守法律，不得利用文字刊物对他进行攻击、侮辱、诽谤，否则，我们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编者按：去年以来，一些读者来信来访，向本报反映有人利用文字刊物对他进行攻击、侮辱、诽谤，尤其在《女子文学》上，这类来信不断增多。我们为了弄清情况，切实维护作者的合法权益，特将这类来信，连同有关单位的调查材料，一并刊登出来，以便读者了解真相，作出公正的评价。同时，我们也希望广大读者，在行使言论自由权利的同时，也要遵守法律，不得利用文字刊物对他进行攻击、侮辱、诽谤，否则，我们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编者按：去年以来，一些读者来信来访，向本报反映有人利用文字刊物对他进行攻击、侮辱、诽谤，尤其在《女子文学》上，这类来信不断增多。我们为了弄清情况，切实维护作者的合法权益，特将这类来信，连同有关单位的调查材料，一并刊登出来，以便读者了解真相，作出公正的评价。同时，我们也希望广大读者，在行使言论自由权利的同时，也要遵守法律，不得利用文字刊物对他进行攻击、侮辱、诽谤，否则，我们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编者按：去年以来，一些读者来信来访，向本报反映有人利用文字刊物对他进行攻击、侮辱、诽谤，尤其在《女子文学》上，这类来信不断增多。我们为了弄清情况，切实维护作者的合法权益，特将这类来信，连同有关单位的调查材料，一并刊登出来，以便读者了解真相，作出公正的评价。同时，我们也希望广大读者，在行使言论自由权利的同时，也要遵守法律，不得利用文字刊物对他进行攻击、侮辱、诽谤，否则，我们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编者按：去年以来，一些读者来信来访，向本报反映有人利用文字刊物对他进行攻击、侮辱、诽谤，尤其在《女子文学》上，这类来信不断增多。我们为了弄清情况，切实维护作者的合法权益，特将这类来信，连同有关单位的调查材料，一并刊登出来，以便读者了解真相，作出公正的评价。同时，我们也希望广大读者，在行使言论自由权利的同时，也要遵守法律，不得利用文字刊物对他进行攻击、侮辱、诽谤，否则，我们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编者按：去年以来，一些读者来信来访，向本报反映有人利用文字刊物对他进行攻击、侮辱、诽谤，尤其在《女子文学》上，这类来信不断增多。我们为了弄清情况，切实维护作者的合法权益，特将这类来信，连同有关单位的调查材料，一并刊登出来，以便读者了解真相，作出公正的评价。同时，我们也希望广大读者，在行使言论自由权利的同时，也要遵守法律，不得利用文字刊物对他进行攻击、侮辱、诽谤，否则，我们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编者按：去年以来，一些读者来信来访，向本报反映有人利用文字刊物对他进行攻击、侮辱、诽谤，尤其在《女子文学》上，这类来信不断增多。我们为了弄清情况，切实维护作者的合法权益，特将这类来信，连同有关单位的调查材料，一并刊登出来，以便读者了解真相，作出公正的评价。同时，我们也希望广大读者，在行使言论自由权利的同时，也要遵守法律，不得利用文字刊物对他进行攻击、侮辱、诽谤，否则，我们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如此「现场办公」

国家干部利用节假日到溪河湖泊钓鱼，本无可非议。但象上面说的那种钓鱼法，还要吃招待饭，就太过分了。

江西高安县东方红乡沙村 村干部 口述 钟长钰 整理

葛农田和刘大华两人，用秤一称，给刘大华的鱼5斤多，给葛农田的鱼3斤多。最后村

里答应全部按市价替刘、葛付款。接待这三人的费用，我村花了80多元。

据说，这种事在我乡清湖村、艺坊乡苏家塘村都发生过。

国家干部利用节假日到溪河湖泊钓鱼，本无可非议。但象上面说的那种钓鱼法，还要吃招待饭，就太过分了。

江西高安县东方红乡沙村 村干部 口述 钟长钰 整理

葛农田和刘大华两人，用秤一称，给刘大华的鱼5斤多，给葛农田的鱼3斤多。最后村

里答应全部按市价替刘、葛付款。接待这三人的费用，我村花了80多元。

据说，这种事在我乡清湖村、艺坊乡苏家塘村都发生过。

国家干部利用节假日到溪河湖泊钓鱼，本无可非议。但象上面说的那种钓鱼法，还要吃招待饭，就太过分了。

江西高安县东方红乡沙村 村干部 口述 钟长钰 整理

葛农田和刘大华两人，用秤一称，给刘大华的鱼5斤多，给葛农田的鱼3斤多。最后村

里答应全部按市价替刘、葛付款。接待这三人的费用，我村花了80多元。

据说，这种事在我乡清湖村、艺坊乡苏家塘村都发生过。

国家干部利用节假日到溪河湖泊钓鱼，本无可非议。但象上面说的那种钓鱼法，还要吃招待饭，就太过分了。

江西高安县东方红乡沙村 村干部 口述 钟长钰 整理

葛农田和刘大华两人，用秤一称，给刘大华的鱼5斤多，给葛农田的鱼3斤多。最后村

里答应全部按市价替刘、葛付款。接待这三人的费用，我村花了80多元。

据说，这种事在我乡清湖村、艺坊乡苏家塘村都发生过。

国家干部利用节假日到溪河湖泊钓鱼，本无可非议。但象上面说的那种钓鱼法，还要吃招待饭，就太过分了。

江西高安县东方红乡沙村 村干部 口述 钟长钰 整理

葛农田和刘大华两人，用秤一称，给刘大华的鱼5斤多，给葛农田的鱼3斤多。最后村

里答应全部按市价替刘、葛付款。接待这三人的费用，我村花了80多元。

据说，这种事在我乡清湖村、艺坊乡苏家塘村都发生过。

国家干部利用节假日到溪河湖泊钓鱼，本无可非议。但象上面说的那种钓鱼法，还要吃招待饭，就太过分了。

江西高安县东方红乡沙村 村干部 口述 钟长钰 整理

葛农田和刘大华两人，用秤一称，给刘大华的鱼5斤多，给葛农田的鱼3斤多。最后村

里答应全部按市价替刘、葛付款。接待这三人的费用，我村花了80多元。

据说，这种事在我乡清湖村、艺坊乡苏家塘村都发生过。

国家干部利用节假日到溪河湖泊钓鱼，本无可非议。但象上面说的那种钓鱼法，还要吃招待饭，就太过分了。

江西高安县东方红乡沙村 村干部 口述 钟长钰 整理

葛农田和刘大华两人，用秤一称，给刘大华的鱼5斤多，给葛农田的鱼3斤多。最后村

里答应全部按市价替刘、葛付款。接待这三人的费用，我村花了80多元。

据说，这种事在我乡清湖村、艺坊乡苏家塘村都发生过。

国家干部利用节假日到溪河湖泊钓鱼，本无可非议。但象上面说的那种钓鱼法，还要吃招待饭，就太过分了。

江西高安县东方红乡沙村 村干部 口述 钟长钰 整理

葛农田和刘大华两人，用秤一称，给刘大华的鱼5斤多，给葛农田的鱼3斤多。最后村

里答应全部按市价替刘、葛付款。接待这三人的费用，我村花了80多元。

据说，这种事在我乡清湖村、艺坊乡苏家塘村都发生过。

国家干部利用节假日到溪河湖泊钓鱼，本无可非议。但象上面说的那种钓鱼法，还要吃招待饭，就太过分了。

江西高安县东方红乡沙村 村干部 口述 钟长钰 整理

葛农田和刘大华两人，用秤一称，给刘大华的鱼5斤多，给葛农田的鱼3斤多。最后村

里答应全部按市价替刘、葛付款。接待这三人的费用，我村花了80多元。

据说，这种事在我乡清湖村、艺坊乡苏家塘村都发生过。

国家干部利用节假日到溪河湖泊钓鱼，本无可非议。但象上面说的那种钓鱼法，还要吃招待饭，就太过分了。

江西高安县东方红乡沙村 村干部 口述 钟长钰 整理

葛农田和刘大华两人，用秤一称，给刘大华的鱼5斤多，给葛农田的鱼3斤多。最后村

里答应全部按市价替刘、葛付款。接待这三人的费用，我村花了80多元。

据说，这种事在我乡清湖村、艺坊乡苏家塘村都发生过。

国家干部利用节假日到溪河湖泊钓鱼，本无可非议。但象上面说的那种钓鱼法，还要吃招待饭，就太过分了。

江西高安县东方红乡沙村 村干部 口述 钟长钰 整理

葛农田和刘大华两人，用秤一称，给刘大华的鱼5斤多，给葛农田的鱼3斤多。最后村

里答应全部按市价替刘、葛付款。接待这三人的费用，我村花了80多元。

据说，这种事在我乡清湖村、艺坊乡苏家塘村都发生过。

国家干部利用节假日到溪河湖泊钓鱼，本无可非议。但象上面说的那种钓鱼法，还要吃招待饭，就太过分了。

江西高安县东方红乡沙村 村干部 口述 钟长钰 整理

葛农田和刘大华两人，用秤一称，给刘大华的鱼5斤多，给葛农田的鱼3斤多。最后村

里答应全部按市价替刘、葛付款。接待这三人的费用，我村花了80多元。

据说，这种事在我乡清湖村、艺坊乡苏家塘村都发生过。

国家干部利用节假日到溪河湖泊钓鱼，本无可非议。但象上面说的那种钓鱼法，还要吃招待饭，就太过分了。

江西高安县东方红乡沙村 村干部 口述 钟长钰 整理

葛农田和刘大华两人，用秤一称，给刘大华的鱼5斤多，给葛农田的鱼3斤多。最后村

里答应全部按市价替刘、葛付款。接待这三人的费用，我村花了80多元。

据说，这种事在我乡清湖村、艺坊乡苏家塘村都发生过。

国家干部利用节假日到溪河湖泊钓鱼，本无可非议。但象上面说的那种钓鱼法，还要吃招待饭，就太过分了。

江西高安县东方红乡沙村 村干部 口述 钟长钰 整理

葛农田和刘大华两人，用秤一称，给刘大华的鱼5斤多，给葛农田的鱼3斤多。最后村

里答应全部按市价替刘、葛付款。接待这三人的费用，我村花了80多元。

据说，这种事在我乡清湖村、艺坊乡苏家塘村都发生过。

国家干部利用节假日到溪河湖泊钓鱼，本无可非议。但象上面说的那种钓鱼法，还要吃招待饭，就太过分了。

江西高安县东方红乡沙村 村干部 口述 钟长钰 整理

葛农田和刘大华两人，用秤一称，给刘大华的鱼5斤多，给葛农田的鱼3斤多。最后村

里答应全部按市价替刘、葛付款。接待这三人的费用，我村花了80多元。

据说，这种事在我乡清湖村、艺坊乡苏家塘村都发生过。

